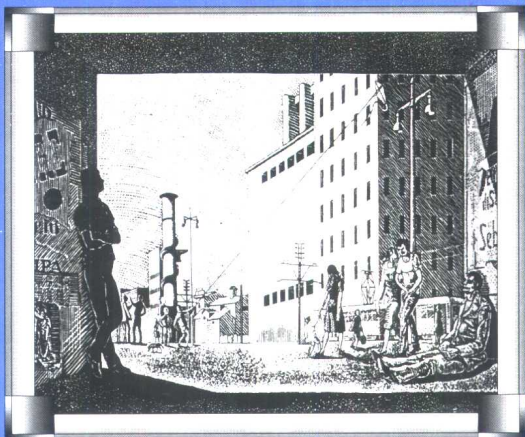


猫头鹰学术译丛

新阶级与 知识分子的未来

〔美〕阿尔文·古尔德纳 著
杜维真等 译



MAO TOU YING XUE SHU YI CONG

猫头鹰学术译丛

新阶级与 知识分子的未来

〔美〕阿尔文·古尔德纳 著

杜维真 罗永生 黄蕙瑜 译
李 阳 校

(京)新登字 002 号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美)古尔德纳(Gouldner,
A. W.)著;杜维真,罗永生,黄蕙瑜译,李阳校.-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1

(猫头鹰学术译丛)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New Class
ISBN 7-02-003480-2

I. 新… II. ①古…②杜…③罗…④黄…⑤李…
III. 知识分子-研究-法国 IV. 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865 号

责任编辑:胡允桓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李 博

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

Xin Jie Ji Yu Zhi Shi Fen Zi De Wei Lai

[美]阿尔文·古尔德纳

杜维真 罗永生 黄蕙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02-003480-2/B·215

定价:9.80 元

“猫头鹰学术译丛”总序

与大多数以西方经典和当代理论为主的译丛不同，“猫头鹰学术译丛”收录的著作主要涉及有关边缘区域的社会政治、灾难历史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南亚、南美、非洲和其他边缘地区，几乎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消失了，若干讨论集中在全球化问题、西方的挑战和东方的回应问题、欧美的模式和中国的选择问题，以及为数不多的有关东欧和东南亚的经验等方面。也有学者谈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南美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状况，但数量有限，也很少引起公众和知识分子的注意。至少从知识的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的开放，从而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其实只是关于全球某些中心地区的知识罢了。远的不用说了，就是许多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等相对发达国家除外）的情况，我们也所知不多。然而，正如这套译丛所力图展示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经验，那里的成就、灾难、痛苦和欢乐是现代世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关心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命运的人，不可能无视这一巨大而丰饶的存在。

但这套丛书收录的也不仅是关于当代世界的边缘区域的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它还包括了一些有关西方社会或称发达社会的经验的研究。这是因为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地理空间的意义上，也发生在任何一个社会内部。因此，这些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另一面、现代化过程的另一面，也需要纳入视野之中。当这些

“另一面”成为我们有关全球的知识有机部分的时候，一个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一个更为开阔地看待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世界视野，也就有可能呈现出来。

早在上个世纪的初叶，当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从欧洲的经验中寻找变革的资源的时候，鲁迅和他的同伴们就曾经倡导过翻译和介绍那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们把这看作是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的一个部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从事这类翻译和介绍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先行者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视野，反思地看待在世界范围和中国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这个被逐渐淡忘的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球化这个字眼吸引了众多的讨论和关注的时候，这样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对于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思考。这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动力。

汪 晖

2001年7月25日

年大意顯其詞意謹

。當審結(Obaney)句

平十世羅徑直,默

擊半,張別家說裝

交際禮

的聯合操券

廿一一第大益烈

上覆字金球空致

限出極快空當

學會林都新方

译者说明

讨论近代知识分子问题,少不了要谈一谈学生运动。中国在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及1968年以法国为重心,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都是激动人心的新思潮的源起或成果。鉴于文化传承和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学生运动都有不同的形态和命运。港、台地区战后的学生运动,基本上都是发端于民族主义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保钓”的民族主义性质令“五四”遗留下来的激进传统得以复活,但也将学运的探索范围局限于本土、本民族,隔绝于世界性的进步思潮。“救国救民”的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嫁接在新儒家一套道统主义之上,成为一套保护性和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效果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崇拜意识。

我们挑选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著作进行翻译的原因,就是力图冲破这个封锁了我们对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真正关系的认识的道统主义框框。我们的目的是与那套自我麻痹的所谓士大夫精神决裂,另外选取批判性的角度对知识分子(我们自己)进行解剖。

在众多讨论知识及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最令人瞩目及最有

新意的当属意大利的葛兰西(A. Gramsci)和法国的福柯(M. Foucault)的著作。这两股由他们开创,现今已日渐汇流的思想,直到最近十年才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受制于强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语言过滤的港台地区,则要到更晚才有所领受。

我们介绍的本书,则是美国方面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另辟蹊径之作——作者古尔德纳是美国老牌的激进社会学家。曾经在社会学界雄霸一时的帕森斯(Parsons)学派就受到了他非常有力的批判。其《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一书,已成为美国式异端社会学的经典之作。本书《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是作者晚年之力作。

虽然原书篇幅短小,论述范围却极其广泛,实在是雄心勃勃。而正因计划庞大,作者先以议论方式作了浓缩处理,这也有助于我们介入探讨,是本书的最大优点。作者的观点可能我们不会完全赞同,但却是富有启发性的。

不过,读者可以留意到的是,正当欧陆左翼思潮将“知识”作为一种关系、一种权力运作的方式大加挾伐的时候,古尔德纳的自由派社会学却将“知识”视为一种外在的可供拥有的对象,继而用“分层理论”将知识分子划为一个“阶级”。这种探讨知识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方法,反映了欧陆和美国思想殊异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尔德纳作为反社会学传统的猛将,却最终以一种极端的姿态将这个传统再生了出来。或者这可以作为“继承传统的最好方法就是反传统”这一说法的注脚吧。

本译作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有利于打破原先由实证社会学及新儒家所垄断,并且同样僵化的领域。所以纵然译者对作者的观点有颇多保留之处,但仍相信这本在1989年中国学潮发生前写就的小书,对读者是有启发性的。...

作为一项被主流学术和文化建制边缘化了的业余译作活动,尝试和习作性质是难免的,错漏之处希望有人指正。

在一本谈论“知识”、批判“知识”的译著中,澄清上述语境(context)与著译者的预设是重要的。否则,对知识的反省也极容易自身同样对象化,变成另一种“知识”,只供人占有、吞噬或崇拜。但无论如何,本书的三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共同开拓了的那个思想和情谊的共通领域,却是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能够拥有的。

“你们这些热爱知识的人。当你还未成为统治者和拥有者的时候,快做你的盗匪和侵略者吧!你们可以满足于躲在树林、像害羞的麋鹿一样生活的日子快要过去了!终于,对知识的追寻会露出真相:它想统治和拥有,你就是其中之一!”

——尼采 《快乐的科学》

“低下阶层的不满会产生一个我们有药可救的重病,但受教育的少数人的不满则会带来一个无可救药的慢性病。”

——俾斯麦 《作品集》第十三卷

序 言

二十世纪,新的国际经济社会秩序正在形成,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由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和技术知识匠(technical intelligentsia)(两者是不同的)组成的新阶级,同已然控制了社会经济的商人或政党领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的苏联及其附庸国,以及第一世界的北美、西欧和日本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新的阶级体系及阶级竞争正在缓慢兴起。

我们可以用几个关键性的事件来说明西欧新阶级早期的历史演变,以及它怎样形成了一个独特和(相对)自主的社会阶层,步入公共领域。下面便提纲挈领地列出新阶级形成过程中一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

1. 大部分知识匠首先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他们不再因为受教会训练和监督,并生活其中而同社会日常生活脱节。^①

世俗化的重要性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权威所言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开始质疑那些由依附于教会的传统权威们所做出的社会现实分析;世俗化之所以重要还在于以它为基础,发展起了现代理性法则,或者说是批判式言论文化,其特

点是强调以自我为根据——海德格尔谓之曰“数学方案”。^②

2. 新阶级崛起的第二个事件是各种方言开始出现,拉丁语作为知识分子的日常用语,特别是作为学术语言的地位遂开始相对式微。从此,拉丁语变成只是一种礼节,而不是作为技术语言来使用了。这一发展趋势令知识分子——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知识分子——越来越消除了与现实生活的隔膜。

3. 以往旧统治精英和作为文化生产者的新阶级中个别成员间旧的封建庇荫关系已经崩溃。

4. 由于需要新阶级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一个无形的市场相应扩大,他们得以靠此独立谋生,从而摆脱了荫主的严密监督和人身控制。随着世俗化的进程,知识分子的起居生活和工作都变得更少受他人严密监视。他们不单得更主动地投身于公众与政治事务,同时也可以享受一种“私人”生活。

5. 由于欧洲政治是多国结构,并无一个单一帝国的中央政府能强迫在其疆域中遵守一套惟一的规范,该环境令新阶级得以发展,并养成了特有的性格。欧洲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相互竞争和各自为政的国家的体系,这就是说,当祖国环境不利时,那些异端知识分子、科学家和教士可移居国外,使他们的创新得到保护。流亡知识分子不单能够接触全欧洲的资料,甚至可以互通消息。罗伯特·乌什诺(Robert Wuthnow)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谈道,由于知识分子周游列国,他们能够取得跨越国家界限的国际市民身份,并且能够摆脱地方权贵的控制。

6. 新阶级形成的第六个事件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体系式微,并被较小的核心家庭取代。中产阶级妇女开始接受教育,并得到解放。她们可以和子女联合起来,反抗父权。由于父权衰落,母权壮大,子女争取自主的要求更难压制。他们可以公然地敌视和反抗父权。相应地,父亲要向子女灌输

和传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也变得更加困难。

7. 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许多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都在高、初等教育,理工和大学教育方面进行了彻底改革,没有宗教背景的学校和公立学校不断扩展。更多不同的阶级可以在一起接受教育。一方面,高等公立学校成为大规模产生知识匠和知识分子新阶级的基地。另一方面,公立中小学的扩展又为新阶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作为教师,知识分子不为学生或学生家长的阶级利益服务。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③要对全社会负责。作为教师,他们被认为没有义务向孩子灌输家长的价值观。公共教师取代了家庭教师。

8. 结构全新的教育体系与家庭体系不断分离,成为学生获取不同于家庭的价值观念的重要源泉。家庭对年轻人进行的适应社会的教育如今受到了半自主的教师群体的影响。

9. 不断发展的公共教育在限制了家庭对教育的影响的同时,也增强了国家对教育的影响。因此,公共教育制度是使学生摆脱以褊狭的价值观去看待事物,并以全局利益为重的主要因素。

10. 再者,新的学校体系为剧烈的语言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环境,使学生由随口而出地说话转为使用本能反应的语言,或者用巴塞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话说,就是从使用“限制性的”语码转为使用“精细的”语码,^④即一种未必能以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来鉴定其观点和主张是否合理的言论文化。其深远影响是令所有引经据典的言论都可能受到质疑。

11. 这种新的言论文化每每与日常生活中固有的前提相悖,并倾向于质疑这些前提,即使它们被上层社会所接受。这些学校传授的言语方式也是(相对)不受环境限制的语言变

化。“交流革命”，特别是印刷术的发展，更加使这种言语方式不受环境的限制。随着印刷品的传播，知识分子现在可以从不论在地理、文化、历史上都相隔很远的人，甚至从已死的人那里汲取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因而这些看法很可能与他们周围盛行的看法大相径庭。从此，偏处一时一地的知识分子便可与身处其他时间、空间的知识分子比较和对照各自的想法了。

12. 随着公立学校的发展，文盲率不断降低，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开始动摇，因为一般人经过教育也有机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虽然他们仍拥有所谓“高级文化”，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名誉、利益和权力，他们的地位甚至不及知识匠高。这在着重科技和工业的社会尤其明显。新阶级的内部从而产生了分化。

13. 最后，现代知识匠出现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革命组织的形式的变化。革命本身变成了一种由“工具主义理性”推行的技术。以前重仪式、作誓为盟的秘密会社式的革命组织，渐渐转化为现代的“先锋队”。《共产党宣言》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⑤这意味着他们主张要组织在公开场合大张旗鼓。这份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新写的。这个组织是从“正义者同盟”发展而来的，而“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是由流亡巴黎的德国人组成的“流亡者同盟”。其架构是金字塔形，且下级成员间界限分明。新会员要蒙起眼睛参加开会仪式，^⑥并发誓效忠，会内使用识别标志和口令。但是，先锋队组织免除了加入仪式，集“秘密会社”和公开政党的特征于一身。不过，在先锋组织内，“公开”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和了解其信条，而不是说其他人可以检查它的组织或成员。这里，这个组织“公开”意味着这个组织不能有只有组织中精英人物才掌握的“秘密信条”——就像巴枯宁

(Bakunin)主张的无政府主义者精英独裁论。^⑦列宁的《怎么办?》首次阐释了现代先锋组织的结构。他坦白地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自发地建立社会主义意识,而必须借助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科学理论。^⑧“先锋”党体现了新阶级追求现代化,实行精英统治的野心,及试图克服其政治局限性的努力。列宁呼吁培养“职业”革命家担任先锋党的核心,其实就是要吸引新阶级中的年轻成员加入,默许他们可以将革命精神“纳入正轨”,过一种以革命为终生事业的生活。

下面我会再详细探讨上面提过的观点,并尝试建立一个参考架构,将新阶级定位,为了解这个新的世界性历史现象作一点贡献。这样做有利于日后进行理论实证的研究,建构一套有关新阶级的一般理论。这套理论所研究的新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和知识匠,而不仅仅是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我想探讨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极权国家社会主义的新阶级,而不是鼠目寸光地只研究美国社会。当然这绝不表示我同意什么“趋同论”。我以为建立一套新阶级的一般理论,要在两方面进行基础性的探索。一、有关新阶级独特的言语行为和独特的言论文化的理论;二、有关资本的一套理论,在这套理论中,“人力资本”和旧阶级的货币资本,都只是资本的个别特例而已。

下面的分析所根据的,是我所理解的“新黑格尔”社会学,这是“左翼”新黑格尔主义,而绝不是所谓“青年”黑格尔主义。它之所以为左翼的黑格尔思想,因为它重视知识和知识系统塑造社会现象的能力,不过它远没有将它们剥离其实质的永恒要素,而是把它们作为特定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这套分析认为我们只有靠知识才能重建一个人道社会,不过它也明白我们的知识系统作为塑造历史的男董所表现出的局限性,或者毋宁说,弱意。这()
像理解任何社会事物一样,我们既可以用估算价值或益处也

可以用估算力量的尺度去理解新阶级。^⑨人们一般会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有力量的是善的,而恶则是弱的。无疑,人们难免会以这种惯有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将世界“正常”化,他们也会这样地看待新阶级。因此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新阶级是腐败软弱,同时也是受人利用的工具,而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Galbraith)正相反,认为知识匠虽已在高位,但也会泽心仁厚。这些论断虽截然不同,但都有上述正常化的倾向,自然是值得怀疑的。

与上述论断相反,左翼黑格尔社会学家则认为,不和谐是现实的一部分。他们不认为强者是好的而弱者是坏的。他们认为那些日益壮大,而且很可能会掌握未来的人——比如新阶级,未必就好,而实际上其道德是难以确定的。

于是对新阶级就有了一些不同的概念:

1. 新阶级是泽心仁厚的技术官僚:这派观点认为新阶级已在制度上牢固确立了自己的影响力,并会运用这种影响力为社会服务。这一点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其实也是一个必然趋势。加尔布雷斯^⑩、贝尔(Bell)^⑪、贝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⑫等就有这种看法。

(反驳:这种看法抹煞了新阶级追求自己利益的一面,也忽略了新阶级所特有的一套理性思维法则的局限性。而且新阶级至今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力。)

2. 新阶级是统治阶级:新阶级被认为与过去的权贵没有分别。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匠并没有给这世界带来新的东西,他们像旧阶级一样剥削其他社会成员,只不过他们现在是用学识而不是用金钱去进行剥削罢了。巴枯宁^⑬、马察斯基(Machajski)^⑭就持这种看法。

(反驳:新阶级在历史上要比这种看法所认为的更为独特和崭新。他们虽然维护本身的利益,但却不像旧阶级那般狭

隘,起码他们对整体的社会进步仍有贡献。)

3. 新阶级是旧阶级的盟友:新阶级是一群仁慈的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他们会把财迷心窍的旧阶级教育成一群热衷于公益的精英分子,然后,他们会与之融为一体,变成一群青出于蓝的新士绅。例如泰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⑩就这样认为。

(反驳:新旧两阶级都不是恪守道德的,因为旧阶级要拼命维护他们的利润,而新阶级则靠学识来渔利。上述的观点极为短视,看不到两者在理性和道德上的局限,也看不到他们之间极为重要的紧张关系,以及他们互相剥削的事实。)

4. 新阶级是权力的奴隶:新阶级被认为屈从于旧阶级,旧阶级仍然大权在握,他们只是利用新阶级去统治社会。诺姆·乔姆斯基^⑪和毛瑞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⑫就这样看。

(反驳:这种看法忽略了新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在二十世纪历次重要革命事件中的领导地位,过分强调了新旧阶级的共同利益,从而掩盖了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它漠视了新阶级消灭旧阶级的能力,以及新阶级在人数和影响力方面均不断增长的事实。这种观点和马尔库塞(Marcusean)的观点异常接近,以为旧阶级可以万世不灭,无论新阶级还是老的敌对阶级,即无产阶级,均非他们的对手。正因为如此,这种观点和帕森斯的观点[见上面第3点]一样,看不到未来会有更大的社会转变。)

5. 新阶级是一个有瑕疵的普救阶级(这也是我本人的看法):新阶级是精英主义者,追求私利,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并控制自己的工作状况。然而新阶级也可能是历史迄今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手牌。新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它实际上比乔姆斯基想像的更为强大和具有独立性,但又没有达到加尔布雷斯所认为的程度。加尔布雷斯将

未来的可能性误为当前的现实性。这个道德上难以确定的新阶级力量的力量正在上升之中,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历史时刻成大规模的气候条件而引发的灾难性事件。这些事件将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变化,新一代精英阶层的出现,等等。所有这些事件都将是不可预测的。

然而,在我所信奉的左翼黑格尔社会学中,拥有知识的新阶级被视为一个新的“普救阶级”的雏形——他们是工人阶级仍然具有的这种前景的预示。他们是在自动化浪潮下存留下来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但左翼黑格尔社会学同时也认为新阶级作为普救阶级是充满瑕疵的,而且新阶级不是一个毫无缺陷的统一体,它有自己固有的内在矛盾。它混杂了(技术)知识匠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对立而内部分裂了的阶级。我对于新阶级不是赞颂而是批评,我不认为新阶级力量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认为他们在道德上是摇摆不定的,他们体现了集体利益,但却是短暂和片面的,是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出现的。

然而,这个术语解释:我称新阶级为一个“阶级”,也许会令某些人震惊(甚至愤怒),他们认为新阶级算不止是一个阶级。但我想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更为忠实于马克思主义。首先,我要提醒他们,由于马克思没有正式界定“阶级”的含义,我觉得无须为此作学术性的争论。其次,以马克思对阶级所作的最清晰的解说而言,阶级是那些在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上处于相同地位的人。我认为新阶级正是在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具体来说,他们同拥有我在下面将要提到的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要提醒那些反对我用“阶级”这个概念的人,我在这里有关“阶级”这个概念的法,跟《共产党宣言》里的用法并没有两样。《共产党宣言》认为这个概念适用于历史上不同的群体,如奴隶和农奴、帮工和资产阶级等,并不局限于仅仅用来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如果帮工和农民都算是“阶级”,知识分子和知识匠就肯定可以组成一个新的“阶级”了。^⑧

至于“议题”：我是以标准的方式来使用这一术语的。议题是为了表明立场和澄清主要论点而提出的。提出“议题”的好处是酝酿全面的讨论，迫使论者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避免由于学术上的执拗而产生误解。

议题的“优点”在于能够通过某些对于知识分子的传统的明显含义在知识分子范围内组织起讨论。其目的是要在各自作论证之前扼要地澄清论点的意义。但有时“清晰”不是靠好的视力而是靠糟的视力得到的，是靠忽略错综复杂的细节而看清主要结构的。所以，下面的议题便是要在学术讨论的体系结构方面起作用的。